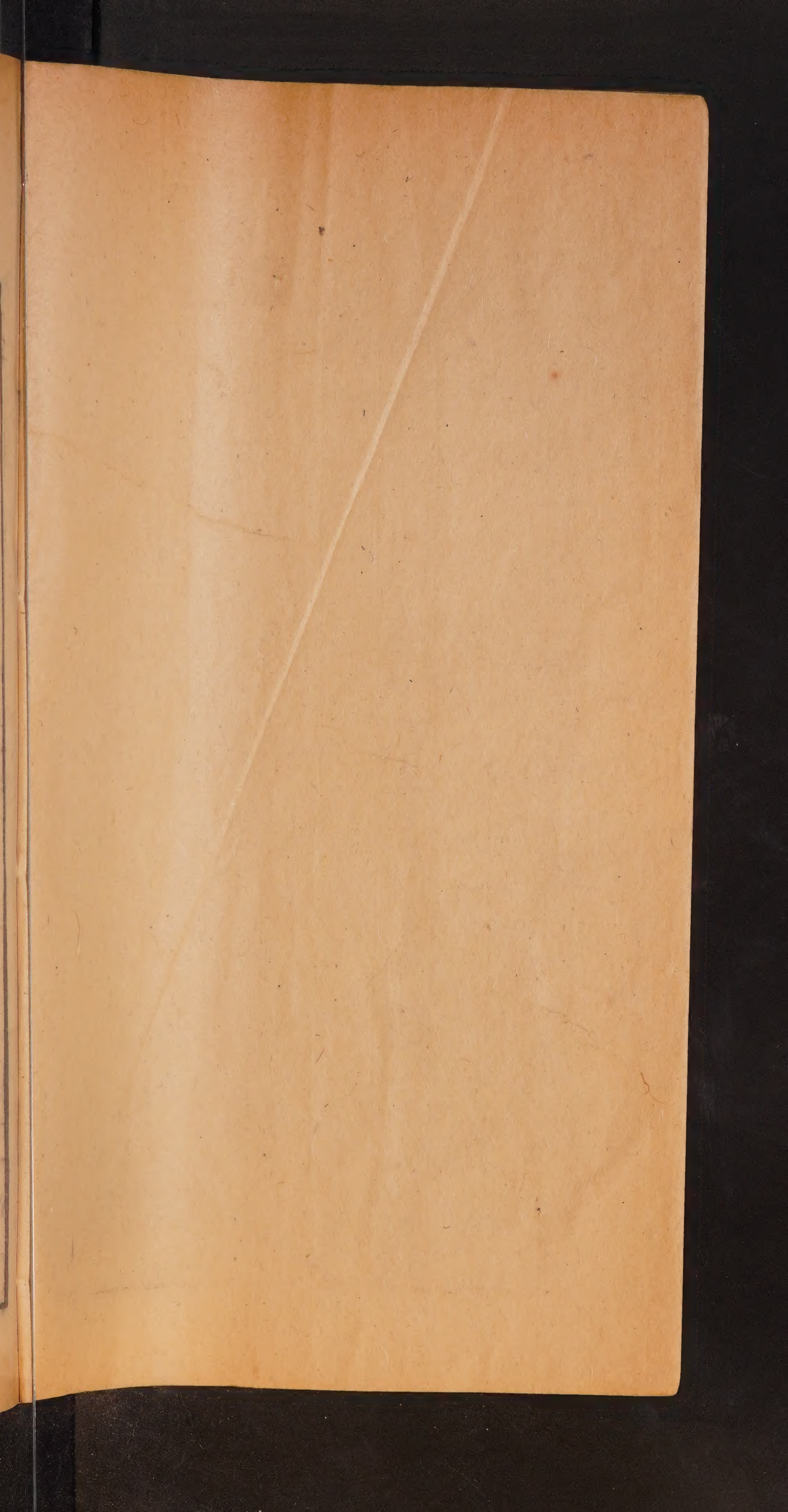












鄧徵君先生批點史記序
文章之有品畫也猶乾坤
之有日月而人心思之有
明聰也覆載雖大弗得日

月則不明神智雖深弗得
明聰則不耀唐虞三代六
經之支經數千載焉始得
吾夫子爲之刪定諸大聖

人於百千流衍之世界迺波迺靡而卒如不動山如常撞鍾者吾夫子刪定之功爲之也吾夫子之斯文

又經百餘載焉始得子輿氏爲之論定豎一宗於百千羣議之中雖諸子百家騰躍紛嘵於世者如魚鱗

而卒使終古之人心知折
衷於孔氏者子輿之論定
爲之也子輿寧獨以拒楊
墨配禹也哉子輿浸其文

至宋興始得蘇氏焉爲之
批點此今日諸家紛紛批
點之所自衍也雖然難言
之矣作者之精神與閱者

之精神自爲一地未必西
相訂也政未必心相背也
夫大得意則大怪小得意
則小怪毋論矣即或其歌

共賞共摹共擬中未必不
我自歌賞我自摹擬起作
者而訊焉然乎否也子玄
之註蒙莊尚矣然起蒙莊

而商焉蒙莊政未必盡受
也總之人各以其學以其
識以其才情度量自爲流
轉自爲堅據且如一人之

身旦是而夕非甲可而乙
否吾一人尚不能自得其
符會處而欲取千百年巳
陳之骨而爲之符會豈易

也哉此子期庖而伯牙爲之廢業有以也夫君我徵君先生之批點子長文斯其至矣子長以高深博厚

之學識徧觀遡覽之襟期
家世淵源之志氣絪緼鬱
積際武帝好大喜功之會
欲言不能欲置不得櫽括

而寄之史記其唏嘘嗚咽
之情傳神寫照之筆旁敲
逹擊之韻良工苦心可謂
至矣千古而下服其奇氣

者多矣顧奇氣足以盡子
長哉沿相訾議者亦多矣
顧訾議足以覆子長哉唯
先生於精研性命囊括千

古之餘時時取子長之文細研而力討之神與境會意緣識開一指一畫若萬物之遇春氣而生意磅礴

也又若黍稷之當秋成而
結實離離也若僧繇之點
睛而鱗爪欲飛去也又若
重臣之捧圭執璧而雍雍

肅肅聲折於廊陛之上而閒不容忽也若人人意所欲言又若人人畢世不能言而先生忽代爲之言也

是選也以予聞之長老先
生凡八易本而后定韋編
幾絕九原如生子長之衙
量鬚眉欲現先生之指點

肺肝若溢直與尼父之删
定子輿之論次同歸於極
而子長之精光亦庶幾如
日月之恒懸而明聰之無

壅閼所謂藏之名山傳之
其人者幾幾乎無憾於當
年也矣夫蘭之爲物也微
倏忽之萌耳引而伸之可

致尋丈然而於繭之體質絲毫無增損焉則知先生所以品畫子長文者可以悟性可以悟學矣

皇明崇禎甲戌元宵前三日

宗後學晉頓翁題



鄧徵君先生批點史記敘

邑徵君鄧先生縱觀編摩

五十年著書滿車今海內

咸知誦服景慕衣被無窮

矣先生之書行于世不一
即未行于世亦不一西史
其行世者也選評史記內
編則未行世世亦莫知之

史函之刻繇來久矣而制
非加詹較非加詳先生之
曾孫及邑之士大夫復即
其三摹本存覽編等書參

伍而闕之授諸梓蓋其規
制已立于無餘而無復處
次優之地梓既成碩伏讀
之洋洋乎彌綸連亘而靡

竟也曰夫孰從而涯際之
哉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
后海一祭川耳猶有原委
之思而况吾儕讀先生之

亟者乎顧先生之原遠矣
綆短不足汲深毛倫不可
語徵亦安所取津筏焉夫
世之立言者或險絕天下

之所未經抑或偶居分數
之所未全是二者吾得以
意逆之以理斷之而以說
窮之雖不可以立盡可以

近盡也君夫先生之面則不然渾渾灝灝網羅三千年間而初非有意於立言大要包乎無外立乎不易

上達諸天下適諸物如是

而已故夫才人之言易盡

以其得于天分之多而典

核則聊學人之文易盡以

其出于志載之餘而適用
則膠唯其如是是以知史
卣之不易讀而讀史卣之
難其人也曰夫孰從而涯

際之哉毋已則以先生之
言測先生乎先生之序上
編也曰義稟於經文裁于
史嗚呼先生其示我津筏

矣世代之史二十一家而
裦然稱冠今古則唯龍門
太史太史足跡遍天下收
天下名山大川奇形異態

而盡羅之掌讞先生所贊
深渾高厚而咸一氣槖籥
之又其事可以意逆而不
可以言求蓋一本乎先聖

尊親之義予奪之公而成

焉者也此亦豈易測也哉

測之則特有先生之選評

也先生之於記蓋夢寐志

之選評之稿本凡八易而
乃克成內編庚凡三絕之
家風焉且無暇枚舉試言
其一二大端禮書樂書終

之以荀子樂記世盡以爲
褚少孫所補得先生論定
太史不敢作禮樂之意犂
然伯夷傳世率以爲贋鼎

得先生論定太史不敢遺
逸仁聖賢人之意又皇然
至如高帝帝也太史記其
微時行事太詳先生則以

爲過于瑣殊失帝王本紀
之體凡此類者豈非發千
古未有爲后學漊程者哉
所賞當妙所攻當隙或以

長短察其情或以顯微上
其意又或義例見于此而
論斷寓于彼至于以氣應
以神應以勢應莫不洞胸

見垣談言微中嗚呼先生
可謂得太史之髓矣試即
函與記並觀則特創義例
有之而所因亦多也豈猶

豐蔀勿蒻也與哉太史之史史也先生之史史而經矣論者目經之與史迮與合與天爲之抑人爲之耶

曰天也非人也太史丁秦
熖初熄儒術未明又遭逢
不幸故其牢騷感慨奇宕
不羈之氣往往溢于毫楮

間若先生則值五百年來完結之氣絪積純粹以精無間然而成矣今細繹其評選以究推其權衡未必

非沿流窮原之一助也是
編也秘于笥中世莫能見
即邑一二懷古之士得其
一二而不全而碩適有天

幸以大父父親炙先生故
先大父博學篤行與先生
分更漏共砥礪一場者十
餘年雖碩生也晚不獲覩

先大父音容而克存其遺
編若家大人則沐浴其過
存頗能約畧彷彿其意往
往爲碩稱引先生集史之

成津津勿絕叉先生孫先
大父之外孫也遺其仲子
應琚從碩遊而仲與其孟
若季俱閉戸弦誦能盡發

先生之藏因欲盡傳先生
之業乃與碩及宗學晉謀
爲較而梓之與史函並行
以公天下質萬世洵鉅觀

也而碩得弁一言于簡端自附私淑之末豈非生人之厚幸也哉

同邑後學江以碩薰沐

拜會書





史記目錄

第一卷

五帝本紀贊
夏本紀贊
殷本紀贊
周本紀贊
秦本紀 畧
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第二卷
漢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孝文本紀
孝景本紀贊
第三卷
禮書

樂書
律書
曆書

第四卷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第五卷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閒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鈌
第六卷
吳世家贊
齊世家贊
魯世家贊
燕世家贊

管蔡世家贊
陳世家贊
衛世家贊
宋世家贊
晉世家贊
楚世家畧
越世家全
趙世家畧

魏世家畧
韓世家畧
田世家畧
鄭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弟子贊附

第七卷

夷齊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管晏列傳
孟荀列傳
屈賈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商君列傳

第八卷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范雎列傳
蔡澤列傳
穰苴列傳
孫吳列傳
第九卷

樂毅列傳
廉藺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鄒陽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甘茂列傳

穰侯列傳
起翦列傳
李斯列傳
二蒙列傳
第十卷
張耳陳餘列傳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王世家
梁孝王世家
三王世家
第十一卷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畱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韓淮陰侯列傳
周絳侯世家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第十二卷

韓王信列傳
田儋列傳
樊酈滕灌列傳

張蒼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二布列傳
袁盎列傳
晁錯列傳
張馮列傳
萬石君列傳

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韓長孺列傳
汲鄭列傳
第十三卷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
循吏列傳贊
酷吏列傳

吳王濞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魏其武安列傳
衛將軍列傳
李將軍列傳

第十四卷

匈奴列傳
南越列傳

東越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
大宛列傳
第十五卷
扁鵲倉公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儒林列傳畧

游俠列傳畧
滑稽列傳贊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史記內編目錄終

附刻太史公論　具區史文學傳中

論曰予讀太史公書深渾高厚未嘗不太息其自神化中來也彼其書引類連萃錯經紀累牘而咸其一氣橐籥之也又其意可以志逆而不可以言求後作者有是夫歲七閏月而二氣乃復律隔八相生史記造端於此而見義於彼一也乃其敘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形神具出皆神化所至有目者覩之矣或頗疵其多愛而記繁有之豈亦猶豐蔀勿翦也

與哉則史遒然也化而知裁乎經矣其自言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及黎庶小雅譏小巳之得失其原及上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嗚呼史兼之矣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　選評

五帝紀贊

傳疑而衷　喚　主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賓　曲折斷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

邈然千古之想

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敎固殊焉總之不離古

句結

宗尚書

文者近是

夏禹紀贊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本　支

夏后○得○天○百○王○大法

夏后平地故○書○列○禹○貢　夏后勤民而死故著

○○洽○有○味○○



應在秦本紀而秦竟滅矣句意渾涵不露

殷本紀贊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有微之言）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幻化）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百王大法）而色尚白



東遷周所以
亡故著

周本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雒邑所謂周公葬我畢（證實語冷語不斷）畢在鎬東南杜中（妙）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世遠澤微矣）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盛德者必百世祀）

夏殷周之衍世泰之昃顛後事之師也太史公三



致意焉

六國事如觀掌菓

秦本紀 畧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雒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

便見當時只晉與秦爭天下權

不痛不癢

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諱略

椎駈氣勢頗似漢祖詔令然大都只欲強秦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藏西南）巳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幷天下、李斯

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

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

魏氏暘有詭、歲大饑、

四年、[illegible]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

歸國、十[illegible]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

太后死、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
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
屍、索隱曰成蟜爲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毒封爲長信侯、予之
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
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

王冠帶劒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
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
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
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
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
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
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
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

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
南、八十日、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毒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亾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亾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幷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毒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

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

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

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後號名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音升）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發側）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

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
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
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
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
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
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
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
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

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

除謚

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

雖秦人悖驁草亦天數東近齋烈候與

定水德

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

推渾變化

罷封建

銷兵

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

上木

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
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
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
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
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

愼曰老子云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三句爲韻[illegible]新刻石文[illegible]亦有所祖

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此銘大綱十二句作大節曰皇帝字作柱六大節六

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博心揖志器械一

皇帝字

愼曰泰山刻石銘每三句一韻之罘碣石會稽三銘皆然其文質核直致而無華采頗雜以心牘自是秦時一様文字

量同書文字索隱曰摶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專一摶音集愼云愽字音甎從心從專與愽字不同愽音剸从十从專也不深於字學者多混用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疑李斯筆也

前二銘最佳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索隱曰倫侯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

而二銘最甘　李斯筆也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索隱曰倫侯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



求仙

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

詩雅史纂曰、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旣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則始皇

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

必不使人入水而求也秦所鑄金人灵爽少矣猶能潸然泣宋于虛曰史何以書鼎入秦也秦耻不得鼎而詭書史因之不改也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

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

此二銘專以滅六國爲雄與前琅邪立石又不類蓋秦皇末年尤暴矣故也

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
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
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
敘○幷○天○下○始○事○ ○ ○
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幷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
○幷○天○下○後○事○ ○ ○
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
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
垂萬世事
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
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

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　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



